

如果不是因为胶州画家高凤翰的一幅画作,很难会有人再想起青岛地区曾经存在一个弱小的东夷古国:介国。传奇国君介葛卢不仅天赋异禀,听得懂家畜的语言,而且能纵横捭阖,借鲁国之力对外扩张,也算一世豪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果“介亭春树”再现,登高凭栏怀古又该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按图索骥

发现文明曙光

位于今胶州的介国是个东夷古国,介国一族是山东半岛的原生土著居民,历史十分悠久。相传介国人是颛顼高阳氏的后代,而高阳氏则是上古时期实现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一位了不起的部族首领,大约生活在龙山文化时期。

1960年,山东大学发现一幅清初胶州画家高凤翰的写意图,画面为莲花和三足陶器,颇具古意。上有题款为:“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阿翁拾来插莲供,堂结莲房碗大饶。”古画上的“介子城”三个字引起了该校历史学家刘敦愿先生的关注,在他看来,这首诗分明就是生动描述了一件文物出土的过程。更让他兴奋的是,画中提到的那一带区域,在当时尚属考古发现的处女地。

后来,刘敦愿一行按图索骥,真就在高凤翰的老家胶州南关三里河发现了画中所说的东夷介子城遗存。又过了十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对此处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2000余件,并确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将其命名为“三里河遗址”。从所属年代和地理位置来看,三里河遗址很有可能就是介国先民生活的地方,换句话说,后来出现的介国应当就是三里河文明的延续。

在先秦时期,今青岛地区一带活跃着四个东夷国,包括莱国、莒国、夷国和介国,其中,介国算是实力最弱的了。西周初年,周王室的实际统治力还很有限,远在大海边的介国自然难以入得周王室的

【山东古国系列之二十八】

介国：古画暗含寻宝图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法眼,因此介国并未得到周朝的正式分封,没有爵位自然难登朝堂,也就显得默默无闻。

介国虽然是个小国,可地近大海,有鱼盐之利,所以百姓生活还算富足。再加上周边都是东夷族的兄弟之国,对外同仇敌忾,对内相互有个照应,介国在西周时期得以延续了发展壮大。

到了春秋时期,东夷人建立的国家渐渐地和周王室的封国有了交流,介国也开始活跃在山东的政治舞台上。介国的国君曾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曾出兵去征讨比自己更弱小的萧国。不过随着周王室地位的衰微,地方上的大国开始无视中央权威,肆意侵犯小国。介国周边的齐国强势崛起,连强大的莒国都没法和齐国抗衡,更何况是区区的介国了。公元前548年,齐将崔杼攻下了介根城,介国灭亡。

葛卢聘鲁

通晓六畜之语

介国出了个风云人物,名唤葛卢,世称介葛卢,他就是被史官记录下来出访鲁国的那位介国国君。

明代的刘伯温写过一篇奇文叫《鬻辩失笑》,讲述了当年介葛卢访鲁的一则花边新闻。当时,介国国君介葛卢和白狄部落首领都去鲁国朝拜,两人在街道上相遇了,因为各自风俗习惯不同,介葛卢头顶上留着发髻,白狄部落首领的头上梳着辮子,彼此都觉得对方发型另类,相互斜视了一下,忍不住笑了起来。堂堂国君都没绷住,随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回来后就在旅馆中嚼舌头根子,相互说长道短,好不热闹。

鲁人看在眼里,觉得这两伙人真没见识,有心测测他们的智商,羞辱羞辱他们,就特意找人捉来蜻蜓和屎壳郎给两伙人看。两伙人端详半天,还真没有人能叫出名字,弄得一头雾水,面面相觑。于是,介人和白狄人没文化,没见识的刻板偏见就深深印在了鲁人的脑子里。

鲁国一直以周室正统自居,对这些夷人、狄人稀奇古怪的装扮作风自然很鄙视,不过介葛卢的一项特异功能着实让鲁人大开眼界。

话说公元前631的一天,介葛卢进宫拜会鲁僖公,宾主在大殿上相谈正欢,忽然听到惨烈的牛鸣声传了进来,众人顿时一惊。介葛卢倒是淡定,眉头微锁,若有所思,然后气定神闲地对鲁僖公说:“这头牛生了三只纯色的小牛,都被用作供品了,刚才它这声哀鸣中就讲了这番话。”鲁僖公觉得不可思议,赶紧命人去询问,这头牛的“家世”果真被说中。一下子,介葛卢通晓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之语的名声就传开了。

按说能听懂牲畜的语言也算不上什么值得显摆的事情,可您别忘了,这是在古代的农耕社会,百姓生活离不开六畜。尤其是耕牛,更是庄户人的宝贝,要是赶上耕牛有个头疼脑热,闹小情绪的时候,只需请介葛卢来听听,做个心理辅导就全明白了,这特异功能可比别的实用多了。更何况,天赋异禀也是分人群的,相传上古的那些圣王们就有与禽兽沟通的本领,因此介葛卢一下子就名声在外。

介亭春树

跻身胶州八景

除了花边新闻博人眼球外,介葛卢执政期间,确实为壮大介国做了不少贡献。介葛卢拜见鲁僖公并非单纯为了外交走访,而是介国意图攻打萧国,而萧国是宋国的附属国,因此,介葛卢希望得到鲁僖公的战略支持。不知是被介葛卢的特异功能还是诚意给打动了,鲁僖公爽快地答应了请求。一年后,介国成功入侵萧国,想必通过此次战,介国军士收获颇丰。

介国的都城位于今胶州西南部的赵家城献村西南一带,明洪武二年(1369年)赵姓夫妇从河南安阳迁来定居,取名赵家城献村。1981年经考古勘察验证,故城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约500米。

介国灭亡之后,这里是齐国的黔陬城。秦朝和西汉的时候,这里又成黔陬县治所在地,到了东汉,黔陬古城则为侯国都城。西晋元康年间,黔陬成为高密国都,不久,黔陬的行政中心整体搬到了今胶州铺集镇西北,昔日的介国故城才逐渐被废弃。另外,相传介葛卢墓地也在城献黔陬古城里面,现已消失难寻。

一般情况下,这种规模的国家,能有一座像样的城邑就不错了,而介国算是个例外,除了自己的国都以外,介国还白白捡来了一座城邑:介根城。

介根城位于今胶州南城子村,这里曾是莒国最初的都城,春秋初年,莒国将古都迁到了莒邑,也就是现在的莒县。借着地缘优势,荒废的介根城被收入了介国名下,同是东夷族的兄弟,莒国对此倒也并不计较。

相传介国国君曾在介根城遗址建亭,用来观潮望海。后人为纪念这一历史旧事,于清初重建介亭,当时故城墙上长满了椿树,春夏秋季葱翠,“介亭春树”成了胶州的八景之一。乾隆年间,胶州知州周于智的《介亭春树》一诗中写道:“绿阴深处万人家,野色苍茫入望赊。时有幽人闲吊古,孤亭徙倚日西斜。”20世纪70年代后,介亭遗址已经消失不见了。



工,在没有钻头和锉刀的4000多年以前,其工艺难度更是让人难以想象。现在研究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玉工进行玉器内部的镂空时,先用程具在器内打孔,然后穿入软性线具,朝着固定的方向拉切,形成短条状的镂空。此种器内镂空与良渚文化玉器以程钻孔为中心,做放射状拉切的形式不同,成为区分两者的明显依据。

大玉刀等文物的相继出土,揭开了古老丹土城神秘的面纱。丹土遗址以出土玉器多而闻名,位居同时期遗址之首,且以器形大、扁薄、嵌绿松石、钻双孔等为特征,其做工之精,器形之美,令人啧啧称奇。这足以证明,4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居住在这里,在几千年漫长岁月里,他们创造了各个不同时期灿烂的文化。考古专家据此推断,丹土遗址不仅是目前海岱地区经科学发掘最早的古城遗址,也是能够确定的目前中国唯一的一座大汶口文化古城遗址;而丹土城不仅是我省目前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古城,而且也是亚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行走齐鲁】

东平张氏家谱中发现的朱三太子秘闻

□刘传录

清初的“朱三太子谜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悬疑案之一。《康熙大帝》中杨起隆自称“朱慈炯”,为明朝“朱三太子”。近日东平县沙河店镇张老庄村在整理张家家谱中发现了新线索,证明朱三太子确有其人,但不是朱慈炯。

家谱是一个家族真实而客观的历史传承。近日基层文化工作者关中运在东平县沙河店镇张老庄村发现一部《张氏家谱》,在其卷二《候选州同诰峰峰县教谕讳字岱霖公传》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吾族岱霖公于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同明庄烈皇三子朱慈焕被逮而死,今二百有六年矣……据传闻朱慈焕前避匿于浙姓王,来埋家姓张,工书画精舆地学……以为夏少康汉世祖未可知也,居西席外绝无谋恢复之确证幸免赤族……”

不足百字的文字透露出的信息量却很大,“朱三太子”朱慈焕曾辗转至东平授馆为业,后被官府查获入狱,张老庄村人因藏匿而受到株连,此外同受牵连的还有写《张先生传》的李方远。

朱慈焕为明思宗第四子,幼时被封为永王,在长大成人的皇子中排行第三。明朝灭亡那年,他刚刚十二岁,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李自成军俘获,又一起被李自成挟裹出北京城南下。明亡后改名王士元,后潜居汶上东平交界处,更名张同观,以授馆为业。家谱中提到的张岱霖是东平县沙河店镇张老庄人,出生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一年前后跟随已化名张同观的朱慈焕读书,后考取举人,授候选州同诰峰峰县教谕。康熙四十五年,老师张同观携儿子同来,张岱霖热情接待,留住在家。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因浙江大岚山反清组织以“朱三太子”为号召而受株连,朱慈焕被山东巡抚赵世显缉捕,同年冬,76岁的朱慈焕被凌迟;连累入狱的张岱霖十月在京被害,同时被捕的李方远因窝藏罪带着一个儿子和两个仆人被发配到伯都讷(吉林扶余北)。

家谱中的李某就是李方远,汶上县郭楼镇水口村人,康熙八年(1669年)中举人,曾任直隶饶阳县,并曾兼署平山。据宣统《再续汶上县志》记载,李方远著有《张先生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李方远在东平州一个路姓的宴席上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大户张家(张岱霖家)为西宾。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后来,张同观(朱慈焕)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冬,李方远卸任回汶上水口村(郭楼镇水口村),张先生自称贫困潦倒,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此后,张同观(朱慈焕)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话说这朱慈焕隐姓埋名当了几十年私塾先生,平时待人接物,无不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被人说破告发。唯一特别之处,就是他给儿孙们取的名字,都严格按照“和”字辈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了一些极为生僻的字眼,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不够谨慎地把自己的神秘身世告诉了别人,被反清复明人士利用。

几十年来,朱慈焕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并没有真正“反清复明”。但“朱三太子”的名号对清政府确实构成了威胁,所以朱慈焕含冤背上了“莫须有”的谋反罪名。《明史》中说朱慈焕五岁病逝,不过是给朱慈焕硬加上了一个以“朱三太子”为名蛊惑人心的罪名。

“朱三太子”朱慈焕前后在东平县沙河店镇张老庄村藏匿五年左右,在汶上县李方远家隐藏两年多,与两地文人交往颇多,并在张家、李家、何家三大户任教,学生很多,李方远的《张先生传》有详记,其中写道:“论东平、汶上,凡读书者,求他写斗方扇头,不止一人。”可见朱慈焕一向好留墨宝。



【镇馆之宝】

五莲县博物馆：龙山文化大玉刀

□周东升

米、宽22厘米、厚0.3厘米,重1180克。浅灰色玉质,通体磨光双面刃,靠背部有两个对面管钻圆孔,一端的中下部有两个单面钻圆孔。因这件大玉刀是考古发掘工作中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和体形最大的玉制刀具,所以被誉为“中国玉刀之首”,系国家一级文物。

大玉刀被冠以“中国玉刀

之首”,还在于对玉石材料选取和加工技艺要求的难度。要加工器形如此硕大的刀具,对石材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首先要保证块头足够大,其次材质要上乘,确保无绺裂、无崩碴;另外,对工匠的技艺水平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玉石既脆又硬,稍一疏忽,就可能前功尽弃。尤其是四个圆孔的加

在咱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历史遗存浩如烟海,各类文物璀璨夺目,其中堪称为之最或之首的,当数那些无与伦比的稀世珍宝。入藏于五莲县博物馆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大玉刀,因其年代最久,体形最大,做工精细,素有“中国玉刀之首”的美誉。

作为镇馆之宝,大玉刀出土于五莲县境内的丹土遗址。丹土遗址位于潮河镇丹土村及其周围,西北距县城42公里,因村东北侧有大片红烧土而得名。丹土遗址是清末由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之父王廷霖发现的。1934年,在王献唐的提议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祁延霏对山东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了文物调查,正式确认了丹土遗址。

丹土遗址面积约33万平方米,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遗存。内涵之丰富,延续性之强,为我省沿海一带古遗址之冠。1989年秋,潍坊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范围试掘,出土了少量器物,大玉刀就是其中之一。大玉刀系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典型礼器,长51厘